

中國營造學社集刊

姹
漪
園

第四卷第
二七期

本社職員

社長 朱啓鈴

文獻主任 劉敦楨

法式主任 梁思成 助理 邵力工

編纂 瞿兌之 梁啓雄 單士元

會計 朱湘筠 庶務 喬家鐸

本社社員

幹事會 朱啓鈴 周詒春 葉恭綽 孟錫珏 袁同禮

陶蘭泉 陳垣 華南圭 周作民 錢新之

徐新六 裘子元

評議 郭葆昌 徐世章 吳延清 張文孚 馬世杰

張萬祿 林行規 翟孟生 李慶芳 何遂

艾克 鮑希曼 彭濟羣 江紹杰 孫壯

校理 馬衡 胡玉縉 任鳳苞 金開藩 唐在復

陶洙 劉南策 盧樹森 吳其昌 汪申

劉嗣春 葉公超 林徽音

謝國楨

參校 陳植 松崎鶴雄 橋川時雄 關祖章

趙深 林志可 宋麟徵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第四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出版

每冊八角 郵費六分

全年四冊三元 郵費在內

北平中山公園內

中國營造學社

電話南局二五三六號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四五七〇號

北平和平門內東半壁街十一號

懷英照相製版局

電話南局三八六五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天津法租界廿六號路利亞書局

南京中央大學對過藥巷口鍾山書店

上海福州路五五六號作者書社

寄售處

製版者

印刷者

編輯兼
發行者

本社啓事

我國營造術語，因時因地，各異其稱，學者每苦繁駁難辨。年來辱承 閱者垂問質疑，不絕於途 且有旁及史事考據及圖書介紹，本社同人每就可能範圍，竭誠奉答。並擬擴大通訊一門，與訂閱諸君共同商榷討論，圖斯學之進展，如蒙 賜教，無任感禱。

中國營造學社發行專刊啓事

本社爲研究專精起見，將本社重要工作，分別刊印爲專刊集，用八開道林紙精印發行

- | | | | |
|-----|---------|----------------|----------------------|
| 第一集 | 清式營造則例 | 梁思成著 | 甲種八元
乙種五元
預約三元 |
| 第二集 | 宋營造法式新釋 | 石作 梁思成著 | 印刷中 六元 |
| 第三集 | 宋營造法式新釋 | 彩畫作 劉敦楨著 | 編著中 |
| 第四集 | 平東三遼構 | 自營造學社彙刊重印 梁思成著 | 印刷中 |
| 第五集 | 正定古建築上 | 隆興寺宋構 梁思成著 | 編著中 |
| 第六集 | 正定古建築下 | 陽和樓及其他 梁思成著 | 編著中 |

本社出版書籍

- | | | |
|----------------|-------|------|
| (一) 彙刊第一卷一二期 | (絕版) | 每冊六角 |
| (二) 彙刊第二卷一二三期 | (絕版) | 每冊六角 |
| (三) 彙刊第三卷一二三四期 | (絕版) | 每冊六角 |
| (四) 彙刊第四卷一二三四期 | | 每冊八角 |
| (五) 工段營造錄 | 李斗著 | 四角 |
| (六) 一家言居室器玩部 | 李笠翁著 | 三角 |
| (七) 元大都宮苑圖考 | | 四角 |
| (八) 營造算例 | 梁思成編訂 | 八角 |
| (九) 梓人遺制 | 元薛景石著 | 五角 |
| (十) 牌樓算例 | 劉敦楨編訂 | 五角 |
| (十一) 岐陽世家文物圖像冊 | 甲種每部 | 五元 |
| (十二) 岐陽世家文物攷述 | 乙種 | 四元八角 |
| (十三) 哲匠錄(營建類) | (印刷中) | 壹元 |

社友出版物之介紹

瞿兌之先生方志考稿

甲集分裝三冊三號字白紙精印定價四元
總發行北平東四前拐棒胡同十七號瞿宅 天津法租界卅五號路七八號住宅 代售處北平琉璃廠直隸書局

謝剛主先生晚明史籍考

連史紙精印定價九元 毛邊紙定價七元
總發行國立北平圖書館 代售處各大書店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二期目錄

論 著

正定調查紀略

明長陵

哲匠錄

雜 俎

題姚承祖補雲小築卷

明代營造史料

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

本社紀事

梁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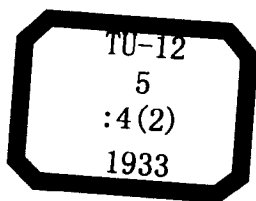
劉敦楨

梁啓雄

朱啓鈐

單士元

劉敦楨



正定調查紀略目錄

緒言

紀遊

紀古建築

一 隆興寺 甲 摩尼殿 乙 轉輪藏殿 丙 慈氏閣

丁 其他——大悲閣及大佛——山門——牌樓門——戒壇及廊

二 陽和樓及關帝廟

三 天寧寺木塔

四 廣濟寺花塔

五 臨濟寺青塔

六 開元寺磚塔及鐘樓

七 府文廟前殿

八 縣文廟大成殿

正定調查紀略目錄

正定調查紀略

梁思成

緒言

今春四月正定之遊，雖在兵慌馬亂之中，時間匆匆，但收穫却意外的圓滿。除隆興寺及四塔之外，更有陽和樓及縣文廟兩處重要的發現，計攝影或測量的建築物十八處，詳細測量者六處，略測者五處其餘則只攝影而已。歸來整理，覺得材料太多，非時半載不辦，而且篇幅過大，非彙刊所能容，所以先作紀略，作為初步報告，所以稱『紀略』者，因記而不考，故曰『紀』，紀而不詳，故曰『略』。至於詳細報告，則將俟諸日後，作中國營造學社專刊第五六兩集出版。

二十二年八月思成志。

紀遊

『榆關變後還不見有甚麼動靜，灤東形勢還不算緊張，要走還是趁這時候走，』朋友們總這樣說，所以我帶着繪圖生莫宗江和一個僕人，於四月十六日由前門西站出發，向正定去。平漢車本來就糟，七時十五分的平石通車更糟，加以『戰時』情形之下，其糟更不可言。沿途接觸的都是些武裝同志，全車上買票的只有我們，其餘都是用免票『因公』乘車的健兒們。

車快到涿州，已經緩行，在鐵路的西邊五六公尺，忽見一堆惹人注目的小建築物。圍牆之內在主要中線上；前面有聳起的塔，後面有高起的台基，上有出檐深遠歇山的正殿；兩山沒有清式通用的山花板，而有懸魚；塔之前有發券的三座門。我正在看得高興，車已開過了這一堆可愛的小建築，而在遠處突然顯出涿州的城牆，不到一分鐘車已進站，停住窗前只是停在那裏的貨車和車上的軍需品。回程未得在此停留，回來後在畿輔通志卷一七九翻得『普壽寺在

州東三里，浮圖高十丈，石臺高二丈……』又曰『一名清涼寺，在城東北三里，地名北臺，浮圖石臺俱存……中有萬歷時碑記，傳爲宋太祖毓靈之所云。』

車過保定，下去了許多軍人，同時又上來了不少，其中有一位八十八師的下級軍官，我們自然免不了談些去年一二八的戰事。

下午五時到正定，我和那位同座的軍官告別下車。爲工作便利計，我們僱了車直接向東門內的大佛寺去。離開了車站兩三里，穿過站前的村落，又走過田野，我們已來到小北門外，洋車拉下了乾枯的護城河，又復拉上，然後入門。進城之後，依然是一樣的田野，並沒有絲毫都市模樣。車在不平的路上，穿過青綠的菜田，漸漸的走近人烟比較稠密的部分。過些時左邊已漸繁華，右邊仍是菜圃。在東（左）邊我們能看見遠處高大的綠色琉璃廡殿頂；東南極遠處有似瞭望臺的高建築物。順着地平由左向右看（由東而南而西），更有教堂的塔尖，八角形的塔（那是在照片裏已瞻仰過的天寧寺木塔）；綠色琉璃屋頂；和四方形的開元寺磚塔，由其他較低的屋頂上聳出。這是我所要研究的正定，及其主要建築物的全景。我因在進城後幾分鐘內所得到的印象，纔恍然大悟正定城之大出乎意料之外。但是當時我却不知在我眼前這一大片連接櫛篋屋舍之中，還蘊藏着許多寶貝。

在正定的街市上穿過時最惹我注目的有三樣東西：一，每個大門內照壁上的小神龕，白灰

的照壁，青磚的小龕，左右還有不到一尺長的紅紙對聯；壁前一株夾竹桃或楊柳，將清涼的疏影斜晒到壁上，家家如此，好似在表明家家照壁後都有無限清幽的境界。二，鼓鏡特高的柱礎，沿街兩旁都有走廊，廊柱下石礎上有八九寸高的鼓鏡，高略如柱徑；沿街鋪廊的柱礎都是如此，顯然是當地的特徵。三，在鋪廊或住宅大門檐下，檐檁與檐枋之間，都不用北平所常見的墊板，而用三朵荷葉或荷花墊托，非常可愛。此外在東西大街兩旁的屋頂上，用磚砌成小墩，上面有遮過全街寬的涼棚架，令我想到他們夏天街上的清涼。

在一架又一架涼棚架下穿行了許久，我左右顧看高起的鼓鏡和檁枋間的小墊塊，忽然已到了敕建隆興寺山門之前。車未停留匆匆過去，一瞥間，我只看見山門檐下料拱結構非常不順眼。車繞過了山門，向北順着一道很長的牆根走，牆上免不了是『黨權高於一切』『三民主義……』一類的標語。我們終於被拉到一個門前放下，把門的兵用山西口音問我來做甚麼。門上有陸軍某師某旅某團機關鎗連的標識。我對他們說明我們的任務，候了片刻，得了連長允許，被引到方丈去。

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和尚出來招待我們，我告訴他我們是來研究隆興寺建築的，並且表示願在此借住，他因方丈不在家，不能作主，請我們在客堂等候。到方丈純三回來，安排停當之後，我們就以方丈的東廂房做工作的根據地。但因正定府城之大，使我們住在城東的，要到西

門發封電信都感到極不方便。

在黃昏中，莫君與我開始我們初步的遊覽。由方丈穿過關帝廟，來到慈氏閣的北面，我們已在正院的邊上；在這裏我纔知道剛纔進小北門時所見類似瞭望臺式的高建築物，原來是純三方丈所重修的大悲閣。在須彌座上，砌起十丈多高的半圓拱龕，類似羅馬教皇宮苑中的大松球龕（Nich of the Pine Cone），龕上更有三楹小殿，這時木匠正忙着在釘殿頂上的望板。在大悲閣前，有轉輪藏與慈氏閣兩座顯然相同的建築相對而立。我們先進慈氏閣看看內部的構架，下層向南的下簷已經全部毀壞，放入慘淡的暮色。殿內有彌勒（？）立像，兩旁有羅漢。我們上樓，樓梯的最下幾級已沒有了，但好在還爬得上去。上層大部沒有地板，我們戰兢的看了一會兒，在幾不可見的蒼茫中，看出慈氏閣上檐斗拱沒有挑起的後尾，於是大失所望的下樓。我們越過院子，看了轉輪藏殿的下部，與顯然由別處搬來寄居的坦腹阿彌陀佛，不竟相對失笑，此後又憑弔了他背後破爛的轉輪藏，却没有上樓。

慈氏閣轉輪藏殿之間，略南有戒壇，顯是盛清的形制。戒壇前面有一道小小的牌樓，形制甚為古勁。穿過牌樓門，龐大的摩尼殿整個橫在前面。天已墨黑，殿裏陰深，對面幾不見人，只聽到上面蝙蝠唧唧叫喚。在殿前我們向南望了六師殿的遺址，和山門的背面，然後回到方丈去晚齋。豆芽，菠菜，粉絲，豆腐，麵，大餅，饅頭，窩窩頭，我們竟然為研究古建而茹素，雖然一星期的

齋戒，曾被葷濁的罐頭宣威火腿破了幾次。

晚上純三方丈來談，說起前幾天燕京大學許地山，容希伯，顧頡剛諸先生的來遊。我將由故宮摹得乾隆年間重修正定隆興寺圖與和尚看，感歎了行宮之變成天主教堂，並且得悉可貴的隆興寺志已於民國十八年寺產被沒收爲黨部時失却，現在已無法尋找。

第二天早六時，被寺裏鐘聲喚醒，昨日的疲乏頓然消失。這一天主要工作仍是將全寺詳遊一遍，以定工作的方針。大悲閣的宋構已毀去什九，正由純三重修棋形龕，龕頂上工作紛紜，在下面測畫頗不便，所以我們盤桓一會兒，向轉輪藏殿去。大悲閣與藏殿之間，及大悲閣與慈氏閣之間，都有一座碑亭，完全是清式。轉輪藏前的阿彌陀佛依然是笑臉相迎，於是繞到輪藏之後，初次登樓。越過沒有地板的梯台（landing），再上大半沒有地板的樓上，發現藏殿上部的結構，有精巧的構架，與營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許多許多精美奇特的構造，使我們高興到發狂。

摩尼殿是隆興寺現存諸建築中最大最重要者。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樓，這式樣是我們在宋畫裏所常見，而在遺建中尚未曾得到者。斗拱奇特：柱頭鋪作小而簡單；補間鋪作大而複雜，而且在正角內有四十五度的如意拱，都是後世所少見。殿內供釋迦及二菩薩，有阿難迦葉二尊者，並天王侍立。

摩尼殿前有甬道，達大覺六師殿遺址，殿已坍塌，只剩一堆土邱，約高丈許。據說燕大諸先生將土邱發掘，曾得了些琉璃，惜未得見。土邱東偏有高約七尺武裝石坐像，雕刻粗劣，無美術價值，且時代也很晚，大概是清代遺物。這像本來已半身埋在土中，亦經他們掘出。

由土邱南望，正見山門之背。山門已很破，一部分屋頂已見天。東西間內供有四天王，並不高明。山門宋式斗拱之間，還夾有清式平身科（補間鋪作），想為清代匠人重修時蛇足的增加，可謂極端愚蠢的表現。山門之北，左右有鐘樓鼓樓遺址，鐘樓的四根角柱石還矗立在土堆中，鐵鐘臥倒在地上。但在乾隆重修圖上，原來的鐘鼓樓並不在此。也許是後來移，此也許是乾隆時並沒有依圖修理，都有可疑。

寺的主要部分，如此看了一遍。次步工作便須將全城各處先遊一周，依遺物之多少，分配工作的時間。稍息之後，我們帶了攝影機和速寫本出去『巡城』。我所知道的古建只有『四塔』和名勝一處——數百年來修葺多次的陽和樓。天寧寺木塔離大佛寺最近，所以我們就將它作第一個目標，然後再去看臨濟寺的青塔，廣惠寺的花塔，開元寺的磚塔。

初夏天氣，炎熱已經迫人，我們順着東大街西走，約有兩里來到寺前空地。空地比街低窪許多。塔的週圍便是這空地和水塘，天寧寺全部僅存塔前小屋一院。塔前有明碑，一立一臥，字跡已不甚可辨。我勉強認讀碑文，但此文於塔的已往並未有記述。我們只將塔基平面

測繪而已。

回到大街，過街南行，不到幾步，又看見田野。正定城大人稀，城市部分只沿着主要的十字街。臨濟寺的青塔，就在城東南部田野與住宅區相接處。青塔是四塔中之最小者，不似其他三塔之聳起，由形制上看來，也是其中之最新者。我們對青塔上的工作只是平面圖的測量和幾張照片，不幸照片大部分走了光，只剩一張全影。

我們走了許多路，天氣又熱，不覺渴，看路旁農人工作正忙，由井中提起一桶一桶的甘泉，決計過去就飲，但是因水裏滿是浮沉的微體，只得忍渴前行。

青塔南約里許，也在田野住宅邊上，立着奇特的花塔。原來的廣惠寺也是只餘小殿三楹。且塔基部分破壞已甚。塔門已經堵塞，致我們不能入內參看。

我們看完這三座塔後，便向南大街走。沿南大街北行，不久便被一座高大的建築物攔住去路。很高的磚臺，上有七楹殿，額曰陽和樓，下有兩門洞，將街分左右，由臺下穿過。全部的結構就像一座縮小的天安門。這就是縣志裏有多少篇重修記的名勝陽和樓；磚臺之前有小小的關帝廟，廟前有台基和牌樓。陽和樓的斗拱，自下仰視，雖不如隆興寺的偉大，却比明清式樣雄壯的多，雖然多少次重修，但仍得幸存原構，這是何等僥倖。我私下裏自語，『它是金元間的作品，殆無可疑，』但是這樣重要的作品，東西學者到過正定的全未提到，我又覺得奇怪。門是

鎖着的，不得而入，看樓人也尋不到，徘徊瞻仰了些時，已近日中時分，我們只得向北回大佛寺去。在南大街上有好幾道石牌樓，都是紀念明太子太保梁夢龍的。中途在一個石牌樓下的茶館裏，竟打聽到看樓人的住處。

開元寺俗稱磚塔寺。下午再到陽和樓時，順路先到此寺，纔知現在是警察教練所。磚塔的平面是四方形，各層的高度也較平均，其形制顯然是四塔中最古者，但是磚石新整，爲後世重修，實際上又是四塔中最新的一個。

開元寺除塔而外，尙存一殿一鐘樓，而後者却是我們意外的收穫。鐘樓的上層外檐已非原形，但是下檐的斗拱和內部的構架，赫然是宋初（或更古！）遺物。樓上的大鐘和地板上許多無頭造像，都是有趣的東西。這鐘樓現在顯然是警察的食堂。開元寺正殿却是毫無趣味的清代作品。裏面站在大船上的佛像，更是俗不可耐。

離開開元寺，我們還向陽和樓去。在樓下路東一個民家裏，尋到管理人。沿磚臺東邊拾級而登，臺上可以瞭望全城。臺上有殿七楹，東西碑亭各一。殿身的梁枋斗拱，使我們心花怒放，知道這木構是宋式與明清式間緊要的過渡作品。這一下午的工作，就完全在平面和斗拱之測繪。

回到寺裏，得到灤東緊急的新聞，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雖然後來又得到緩和

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鎮定。原定兩星期工作的日程，趕緊縮短，同時等候更壞的消息，預備隨時回平。

第三天遊城北門，北門裏的崇恩寺和北門外的真武廟。崇恩寺是萬歷年間創建，我們對它並沒有多大的奢望。真武廟縣志稱始於宋元，但是現存者乃是當地的現代建築。正脊垂脊和博縫頭上却有點有趣的彫飾。

回途到府文廟，現在的第七中學。在號房久候之後，蒙教務主任吳治民先生領導參觀。我們初次由小北門內遠見的綠琉璃廡殿頂，原來就是大成殿，現在的『中山堂』正脊雖短促，但柱高，斗拱小出簷短，顯然是明末作品。前殿——圖書館——的斗拱却惹人注意，可惜殿內斗拱的後尾，被俗惡的白灰頂棚所遮藏，不得見其底細；記得進門時，在牆上髣髴見有『教育要藝術化』的標語，不知是否就是如此解法。殿前泮水池上的石橋，雕工雖不精而古雅，大概也是明以前物。

由府文廟出來，我們來到縣政府，從前的正定府衙門。府衙門的大堂是一座龐大而無斗拱的古構，由規模上看來，或許也是明構。府衙門和文廟前的牌樓，都用一種類似『偷心』華拱的板塊代替斗拱，這個結構還是初次見到。府衙門之外，還有一座樓，現在改為民衆圖書館，形式頗為醜怪。在回寺途中，路過鎮台衙門，現在的七師附小，在門內得見一對精美絕倫的鐵獅，

座上有元至正二十八年年號，和鑄鐵匠人的名姓。

第三天的工作如此完結，我覺得我對正定的主要建築物已大略看過一次，預備翌晨從隆興寺起，做詳測工作。

第四天棚匠已將轉輪藏殿所需用的架子搭妥。以後兩天半——由早七時到晚八時——完全在轉輪藏殿、慈氏閣、摩尼殿三建築物上細測和攝影。其中雖有一天的大雷雨雹，晚上驟冷，用報紙輔助薄被之不足，工作却還順利。這幾天之中，一面拚命趕着測量，在轉輪藏平梁叉手之間，或摩尼殿替木樑間之下，手按着兩三寸厚幾十年的積塵，量着材梁拱斗，一面心裏惦記着灤東危局，揣想北平被殘暴的隣軍炸成焦土，結果是詳細之中仍多遺漏，不竟感嘆『東亞和平之保護者』的厚賜。

第六天的下午在隆興寺測量總平面，便匆匆將大佛寺做完。最後一天，重到陽和樓將梁架細量，以補前兩次所遺漏。餘半日，我忽想到還有縣文廟不曾參看，不妨去碰碰運氣。

縣文廟前牌樓上高懸着正定女子鄉村師範學校的匾額。我因記起前次在省立七中的時候，不敢再惹動號房，所以一直向裏走，以防時間上不必需的耗失，預備如果建築上沒有可注意的，便立刻回頭。走進大門，迎面的前殿便大令人失望；我差不多回頭不再前進了，忽想「既來之則看完之」比較是好態度，於是信步繞越前殿東邊進去。果然！好一座大成殿；雄壯古勁

的五間，赫然現在眼前。正在雀躍高興的時候，覺得後面有人在我背上一拍，不竟失驚回首。一位鬚髮頒白的老者，嚴重的向着我問我來意，並且說這是女子學校；其意若曰『你們青年男子，不宜越禮擅入；』經過解釋之後，他自通姓名，說是乃校校長，半信半疑的引導着我們「參觀」；我又解釋我們只要看大成殿，並不願參觀其他；因為時間短促，我們匆匆便開始測繪大成殿——現在的食堂——平面。校長起始耐性陪着，不久或許是感着枯燥，或許是看我們並無不軌行動，竟放心的回校長室去。可惜時間過短，斷面及梁架均不暇細測。完了之後，校長又引導我們看了幾座古碑，除一座元碑外，多是明物。我告訴他，這大成殿也許是正定全城最古的一座建築，請他保護不要擅改，以存原形。他當初的懷疑至是鬚髮完全消失，還殷勤的送別我們。

下午八時由大佛寺向車站出發，等夜半的平漢特別快。因為九點閉城的緣故，我們不得不早出城，到站等候。站上有整列的敞車，上面滿載着沒有炮的炮車，據說軍隊已開始向南撤退。全站的黑暗忽被慘白的水月電燈突破，幾分鐘後，我們便與正定告別北返。翌晨醒來，車已過長辛店了。